

# 印尼 1740 年屠杀华人事件

(印尼) 许天堂 著 龙力 译

〔关键词〕 印尼；1740 年；屠杀；华人

〔摘 要〕 本文通过大量的资料，叙述了 1740 年荷兰殖民者经过精心策划，屠杀印尼巴达维亚华人以及煽动印尼当地居民对华人施暴的经过，揭露了荷兰殖民者残酷和贪婪的本质。

〔中图分类号〕 D73.62.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4)04-0079-04

18 世纪初，巴达维亚与中国的贸易更加密切且愈益重要。巴达维亚从中国输入茶叶、金银器、纺织品、丝绸、陶瓷等，向中国输出香料、胡椒、藤条、檀香木、犀角、燕窝以及其他物品。

在巴达维亚郊区和荷兰人控制的沿海地区，制糖业如雨后春笋，几乎全都由华人控制。荷属东印度公司辖区的华人生活进一步改善，吸引了其他地区的华人纷纷离乡，到爪哇岛尤其是巴达维亚闯天下。

华人大批迁来造成巴达维亚华人数量激增至一万人。这些人大多在巴达维亚城郊华人经营的甘蔗园和榨糖厂做工，土地由政府租赁。1740 年巴达维亚城内住着 2,500 户华人，加上住在城外的，华人总数约在 15,000 人以上。这一数量占该地区人口的 17% 甚至更多。根据 1778 年的人口统计，城外人口的 26% 是华人。英国人统治时期（1818-1816 年），华人占城内、城外人口总数的 24%。

城内华人可以通过其领袖控制，城外和乡下华人由于没有团体制度约束而难以控制。城内华人组织鞭长莫及，无法管理也不能代表他们，因此从未与其晤谈。他们当中不少人找不到活干，到处闲逛游荡。

当时，巴达维亚城里荷式房屋拥挤逼仄，运河浊流纵横，瘟疫经常爆发。1734 年的一天，人们曾举行一场大祈祷，祈求上帝驱除瘟疫。但有人说这是那些道德沦丧、信仰不坚的贱民祈祷，显然得不到上帝恩惠。瘟疫依然肆虐，造成总督德克·范·克隆（1732-1735）去世。由于荷属东印度公司领

导层出现分裂，引发争执，在选择新总督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最后只好通过抓阄选出亚伯拉罕·帕特拉斯为新总督。这是唯一一个法国人担任荷属东印度公司总督。这位年事已高、身体多病的总督在荷兰女王十七世海伦满足他请辞要求前，于 1737 年辞世。

荷属东印度公司关于万丹和爪哇沿岸情况的一些报告表明公司亏损巨大。出口量很小，市场计算出现误差，造成 1738 年运往荷兰的蔗糖数量过多，咖啡极少。对此，总督和总经理被责成掏各自腰包来填补亏空。

此外，华人数量激增，居住集中也引发新问题。事实上，华人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已在千岛之国经商达几个世纪，1619 年他们已成为巴达维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除了经商，大都靠手艺吃饭、开厂榨糖、开店售货，没有人担心他们的存在会影响巴达维亚荷兰人的秩序和安宁。尽管远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女王十七世钦佩华人的创业精神，但巴达维亚其他居民却并不喜欢甚至怀疑华人。

新的事态发展更加重了巴达维亚欧洲人的忧虑。1721 年 12 月，荷属东印度公司宣布有一个伊斯兰阴谋集团企图发动暴乱，对巴达维亚的荷兰人大开杀戒。该集团得到万丹、井里汶、巴厘、巴朗邦安和卡塔苏拉等地的支持。据猜测，集团魁首是一个富有的欧印（尼）混血儿，名叫皮特·埃伯菲尔德<sup>[1]</sup>。该案导致 49 人包括 3 名妇女被残酷处决<sup>[2]</sup>。皮特·埃伯菲尔德被驢马分尸。其纪念碑立在雅加达芒加杜瓦（Mangga Dua，意为“双芒果”——译者注）

〔收稿日期〕 2004-03-24

〔作者简介〕 许天堂，印尼华裔学者；龙力，本刊特约撰稿人。

的佩查古里 (Pecah Kulit, 意为“皮开肉绽”——译者注) 地区, 可惜 20 世纪 60 年代后此碑不知踪影。据说保存在雅加达石碑博物馆。

为预防事态发展, 荷属东印度公司开始限制巴达维亚华人数量。根据东印度评政院委员范·荫霍夫 (Wvan Imhoff) 提议, 阿德里安·瓦尔克尼尔总督颁布“许可证” (permissiebriefje) 法规, 对华人实行颁发许可证制。1740 年 7 月 25 日发布“杀死或抹掉”决定, 命令对一切可疑华人, 不管其是否持有“许可证”, 都应逮捕搜查。如果发现其无收入或职业, 应将其遣返中国或流放锡兰 (斯里兰卡)、好望角的种植园、矿山做苦力<sup>[3]</sup>。

显然, 这一政策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后果。数以千计的华人, 不仅无业游民、作奸犯科者, 就连本分商贩、老实良民都被强行使用暴力拘捕, 装进海船, 载往遥远的锡兰和好望角。此外, 荷兰人以收缴武器为名肆意搜查华人房屋, 往往伴随着对人身的折磨和对值钱物品的强取豪夺。

荷兰公司的官员乘机敲诈有钱华人, 名义上是要其拿钱买许可证, 实际上是中饱私囊。这使得华人社会惶惶不安, 小道消息不胫而走, 传说被逮捕的华人被带上镣铐, 惨遭折磨和杀害。那些用船载走的被半途抛进大海。

这样一来, 形势陡然紧张。惶恐不安的华人自愿结成帮团, 武装起来准备自卫, 反抗荷兰人的肆意妄为。

1740 年 9 月底, 事态一触即发。1740 年 9 月 26 日, 瓦尔克尼尔总督召集东印度评政院紧急会议。会上, 他授权评政院成员采取行动。

1740 年 10 月 7 日, 几百名华人奋起反抗, 夺取了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干冬圩 (Meester Cornelis) 和塔纳阿邦 (Tanah Abang) 的据点, 杀死 50 名公司士兵, 评政院随即发动攻击。他们调动驻扎在巴达维亚的全部力量即 1, 800 名公司士兵, 加上民丁/民兵 (schutterij) 和 11 个营的预备役士兵 (pennist), 开始清洗行动。同时, 对全城华人实行严格宵禁, 禁止大规模庆祝华人节日。

1740 年 10 月 8 日, 荷军击退城郊十分强大的华人反攻。看到形势更加严重, 瓦尔克尼尔总督于星期日早上与东印度评政院成员开会。城里街道冷冷清清, 见不到一个华人, 因为前一天这位荷属东印度公司总督宣布实行宵禁, 全城华人须呆在家中, 他们紧闭门窗, 丝毫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一切。荷印

当局甚至不许华人点灯照明, 致使他们在黑暗中度过漫漫长夜。这一切都是为防止他们与城外华人串通勾结, 因为传言城外华人准备进攻巴达维亚。大街上当地人聚众扎堆, 日渐成群, 似乎在等待某种“信号”。

这些人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谣言四起。谣传华人计划杀死所有当地人, 强奸他们的女人, 把男人和孩子变为奴隶。人群越聚越多, 既有“色波伊”<sup>[4]</sup>、水手、苦力、工匠, 还有奴仆, 那些谣言令他们怒火中烧。此事从未发生过, 这些来自各“民族”的人感觉找到了共同点, 对那些被认为“排他” (eksklusif) 的华人同仇敌忾。唯一没有与他们共聚街头的是他们的老板荷兰人。荷兰人在面对共同敌人时不仅站在他们一边, 而且保护他们、使他们抱团聚众、为他们提供武器<sup>[5]</sup>。

随后, 在卡利伯沙欧斯 (意为“东大河”) 一带华人聚居区, 几间华人店铺被焚。荷兰人将此视为华人暴乱的信号<sup>[6]</sup>。于是, 骚乱爆发了, 抢劫、焚烧华人房屋的暴行开始了。

荷军在抢劫华人财物后便攻击华人房屋。其他欧洲人、水手、流浪汉、色波伊、工匠甚至奴仆助纣为虐。他们杀死每一个华人, 不分男女老少, 就连吃奶婴儿也难逃一劫, 被丧心病狂、惨无人道地杀害。

随后, 他们焚烧华人房屋。巴达维亚到处血流成河, 以至后来出现一些新地名, 如“红溪” (Angke) 就是因为当时华人鲜血染红溪水而得名。此外, 在干冬圩或又称贾提内加拉 (Jatinegara) 有个地名叫拉瓦邦盖 (Rawa Bangke, 意为“尸沼”——译者注), 就是因为沼泽里浮着大量华人尸体。塔纳阿邦意为“红土地”, 因为不少华人惨遭屠戮, 鲜血浸红泥土。

以下摘录一位荷兰作家写的报告, 就连荷兰人自己也认为其所述可信:

“突然, 完全出乎所料, 凄厉的惨叫不绝于耳, 恐怖的景象触目惊心, 全城每个角落都发生了针对华人的劫掠, 只要是华人, 不分男女老少, 一概斩尽杀绝, 就连孕妇和哺乳的母亲也不能幸免, 被惨无人道地杀害。

数百名被捕华人被捆绑双手, 象屠宰绵羊一样被杀死, 几个有钱华人, 逃到他们认识的荷兰人、欧洲人家里寻求庇护, 但这些朋友毫无怜悯、丧失道德和人性地把他们交给嗜血的追杀者, 将他们托

管的财物据为己有。总之，所有华人，无论有罪还是无辜者，都要消灭。”<sup>[7]</sup>

当天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 1741 年出版的荷属东印度公司日志（Dag - Register）中有详细记载，这是说明这次事件一场有计划的屠杀的有力证据。

“下午，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民团（Penisten）（公司雇员，主要担任‘城市民兵’）从他们的城堡列队出发，前往城区，奉命与骑兵部队一同包围连富光甲必丹（Kapiten Nie Hoe Kong，“甲必丹”指华人首领，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相当于村长和区长——译者注）的住宅。延·范·奥斯登上尉率领掷弹兵进入阵地待命。范·奥斯登上尉用车拖带 2 门大炮，目的是摧毁连富光甲必丹的住宅及其邻近所有华人的房屋，把他们逼出家门。荷属东印度公司估计华人不得不这么做，因此命令部队摆开进攻姿态，随时准备占领上述整个地区。从指挥部（城中炮阵地，约位于华人房屋四点钟方位），从鲁瓦马六甲（Roewa Malacca，连富光家所在街名）的方向，从大河东岸（即芝里翁河，当时将巴达维亚城一分为二，连富光家位于河东）同时发起攻击，迫使华人不得不出屋投降，否则就会命丧炮火。”<sup>[8]</sup>

在华人住宅区后侧，沿运河岸边部署了荷军和水手。在目标各个方位预设强大阵地后，荷属东印度公司参加包围的部队按照计划，于 17 时发起全面攻击。上述报告说，城中指挥部的大炮同时向包围圈中的华人住宅开火。

接连开花的炮弹使华人房屋陷入一片火海。不出所料，一些困于火海的华人为了避免活活烧死而往外奔逃。但围困者迎面射来的子弹造成更大杀伤，迫使他们退回原处。一些试图爬上屋顶逃命的华人也遭到同样厄运，被围困者乱枪射落。另一些人跳入水中，试图游到运河西岸，但却遭到隐蔽在对岸小船中水手的射杀。剩下的人绝望地从房顶藏身处跳入火海自尽。

其后，这场烧杀蔓延到全城每个角落，华人的鲜血染红了运河水，街上尸体横陈。到处是令人悚然的杀戮……未被火海吞噬的房屋被洗劫一空。迟落的夜幕也未能结束这场暴行，整夜空中都回荡着垂死者的呻吟、面对死神的人们的惊叫和凶手歇斯底里的狂喊<sup>[9]</sup>。

次日，大屠杀丝毫不放缓，仍在继续蔓延。这天是星期一，荷兰人发布命令将那些逮捕的受伤华人从监狱转到医院治疗。但据 1742 年 10 月 1 日和

2 日派往中国的荷属东印度公司使者作证说，那些在医院的华人被拖到门外残酷杀害。这场屠杀由欧洲人、原住民和皮肤黝黑的奴仆或曾当过奴仆的人共同实施。

巴达维亚城屠杀华人的暴行并未停歇。一部分华人躲在隐蔽的角落或残垣断壁的裂隙中“奇迹般”地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是匪徒们却疯狂地搜寻他们。在一周多的时间里，这些打着“保卫巴达维亚”旗号的匪徒们仍在继续施暴。他们大肆抓捕那些幸存的华人。这些华人由于饥饿和吸入过多烟灰缺氧而奄奄一息，落入匪徒之手后马上被惨无人道地杀害。

这份报告还表明，在这一可耻事件爆发后两周内，即 1740 年 10 月 22 日前，荷兰殖民统治者从未设法制止这场种族大屠杀。报告进一步指出，事件过后，荷兰人要把住在城中的华人彻底清洗干净。

如今，巴达维亚城墙内界线分明：西边是蚁街（Jalan Semut）、网街（Jalan Penjarangan）、奥尔帕街直到电话街（Jalan Telepon）。电话街位于巴达维亚南城西侧。小门街（Jalan Pintu Kecil）北翼是城南，连接南城东侧，贯通位于东面村（Kampung Muka Timur）街道西侧的运河西岸，与通到北城中火车站的铁路平行。姜黄二号街（Jalan Kunir II）沿东城墙北面一条狭窄街道，南与城中火车站北的铁轨交错，北与东、西渔民路（Jalan Nelayan Barat, Nelayan Timur）交汇。这是巴达维亚老城北界。北边系巴达维亚城堡所在地，除了荷属东印度公司行使行政权力外，禁止举行任何其他活动。华人更是被严厉禁止举行各种活动<sup>[10]</sup>。

根据一份报告，在这次事件中华人死难者多达 10,000 人<sup>[11]</sup>，包括 500 名被捕者和在医院中的伤病员，500 人重伤，700 间房屋被毁，大量财物被抢掠。该报告还说，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无论军人还是平民都共同实施了这场浩劫和屠杀，原住民部队充当帮凶，而且表现更加残忍贪婪。

连富光甲必丹是唯一英勇抵抗的华人。其住宅被范·苏赫特兰中尉的部队整晚包围后，他与 50 名奴仆组成的抵抗者被迫屈服，被投入城堡大牢，后流放到安汶<sup>[12]</sup>。此前，他曾化装成妇人企图突围，但不幸被捕，在投入大牢前受到折磨<sup>[13]</sup>。

虽然谣传华人已在城郊囤积武器火药，并与暴乱者结盟，但事实上，他们在面对那些执行清洗的荷兰人时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直到两周后,瓦尔克尼尔总督才采取措施终止了这种卑鄙行径。他宣布对全体华人实行大赦,中止许可证制度。但规定华人须住在城墙外特定区域(如今称为格罗多克),以便政府能通过派遣公司军队警戒以保障其安全。逃出城的华人也慢慢回到巴达维亚,据卡托尔在《华人的经济地位》一书中所述,宣布大赦后,巴达维亚仅存3,431名华人,包括1,442名商人,935名土地经营者和种植园园丁,728名甘蔗园和林场雇工,236名木匠和石匠<sup>[1]</sup>。

### 【注释】

[1] 皮特·埃伯菲尔德是一个富有德国人与一位泰国女人的混血儿。其父皮特·埃伯菲尔德来自位于德国Nordrhei-Westphalen的埃伯菲尔德城,现为Wuppertal城的一部分。在巴达维亚,他担任骑兵上尉,尽管不善读书写字,但名声显赫、令人尊敬。年轻的皮特·埃伯菲尔德属于印欧混血阶层,以与巴达维亚一带原住民社会关系密切而著称。在其父财物被荷属东印度公司抢劫后,他更与土著社会打成一片。有人猜测他与还在东爪哇与荷属东印度公司作战的翁东·苏拉巴蒂之子有联络,也与早就立志杀尽巴达维亚荷兰人的一位爪哇人拉登·卡塔德里亚有串连。看来皮特·埃伯菲尔德参加了拉登·卡塔德里亚的行动,该行动计划于1722年新年庆祝之夜时实施。据说皮特·埃伯菲尔德野心勃勃,想做巴达维亚的“大王”(Kanjeng Goesti),而拉登·卡塔德里亚则想成为巴达维亚以外地区的“主宰”(patih)。可惜的是这两位好友的密谋由于皮特·埃伯菲尔德的一位仆人向荷属东印度公司告发而天机泄漏。这位至今仍不知姓名的仆人揭发说皮特·埃伯菲尔德是团伙主脑。皮特·埃伯菲尔德和拉登·卡塔德里亚及其团伙遭到逮捕,受到异常残酷的折磨,1722年4月22日皮特·埃伯菲尔德与其同党被处以极刑。他们被大卸八块,剖腹挖心,皮特·埃伯菲尔德更被驷马分尸,头颅被荷兰士兵插在一个白色纪念碑上,碑上用荷兰文和爪哇文写着:“对处死的叛徒皮特·埃伯菲尔德的可耻纪念,现在和将来任何人不得于此盖房做工、奠基种植。巴达维亚,1722年4月14日。”见2001年7月11日《希望之光报》第五版的文章“巴达维亚‘荷印混血儿’暴动”。

[2] MC·里·克勒夫斯:《印尼现代史》,日惹卡查马达大学出版社,第六版,1998年,第137-138页。

[3] 威廉·瑞姆林克:《华人战争和爪哇国的崩溃,1725-1743》。莱顿KITLV出版社,1994年,第126页。

[4] 色波伊源于乌尔都语的“斯巴伊”,指的是在英法军队中的印度兵。见安东尼·威尔德《东印度公司,1600年以来的贸易和征服》,伦敦哈泼科林斯图片社,1999年,第130页。

[5] A.R.T. 科马桑《爪哇1740年对华人的屠杀:荷

\* 译自许天堂(Benny G. Setiono)先生著作《政治漩涡中的印尼华人》(Tionghoa Dalam Pusaran Politik)第二部分“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华人社会”第三章“1740年对华人的屠杀”。印尼民族问题研究会(Elkasa)出版社2003年出版。

许天堂,1943年10月31日生于印尼西爪哇,大学辍学,1999年参与创立“印尼华裔总会”并任主席之一,2002年创立“民族问题研究会”(ELKASA),常在报刊杂志发表关于华人问题的文章。

兰殖民者在极力阻挠印尼国内资产阶级发展时是如何制造少数民族问题的》,博士论文,伦敦,1988年,第1-2页。

[6] 陈建安(Tan Kian An音译):《对华人的大屠杀》,《五色》杂志第137号,1958年4月15日第十期,第72页。

[7] W.R. 冯·胡维尔:《1740年的巴达维亚》,第185页。

[8] 同[5],第4页。

[9] 同[7],1840年,第487页。

[10] 同[5],第5-6页。

[11] 多米尼·沃尔特·罗伯特·巴伦·冯·胡维尔(常用笔名杰勒梅斯)在19世纪中出版的《荷属东印度杂志》中纠正道,在巴达维亚城内及郊区,华人受害者不是一万人而是几万人。冯·胡维尔本人堪称19世纪中叶“巴达维亚革命”自由运动之父,这导致他不仅被解除传教士职务,而且被驱逐出荷属东印度。他的文章对穆尔达图里控诉殖民者对群岛殖民地的统治带来了创作灵感。见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在“《印尼华侨》一书评析会”上的讲稿“聊做致词”,1999年1月30日,该评析会由辛巴迪克(意为“同情心”,即印尼华人建立公证团结会)社团举办。

[12] 连富光(Nie Hoe Kong)是连?(Nilocko)雷珍兰(Letnan,华人甲必丹的辅佐——译者注)与Tan Teeng Nio的长子,1730-1731年任武直迷(Boedelmaster,救济院办事员——译者注),后在其父去世后接任雷珍兰。与Lim Tsoen Ko雷珍兰的女儿Lim Oat Nio结婚,生了8个子女。1740年10月10日,他年方三十岁,被关押在罗宾炮台大牢,10月18日迁押到荷属东印度公司监狱。1743年8月6日被东印度法庭判处25年监禁。本应被流放锡兰,他请求从轻发落,被改判流放到安汶岛,1746年12月25日去世。见B. 胡廷克《公司管制下的巴达维亚华人首领》,格拉文哈格出版社,1921年,第57页。

[13] 维克托·珀塞尔:《东南亚华人》(第二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406页。

[14] 同上。

【责任编辑:邓仕超】

# 印尼1740年屠杀华人事件

作者: [许天堂](#), [龙力](#)  
作者单位:  
刊名: [东南亚研究](#) PKU CSSCI  
英文刊名: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年, 卷(期): 2004 (4)

## 参考文献(5条)

1. [A R T 科马桑](#) [爪哇1740年对华人的屠杀: 荷兰殖民者在极力阻挠印尼国内资产阶级发展时是如何制造少数民族问题的](#) 1988
2. [威廉·瑞姆林克](#) [华人战争和爪哇国的崩溃, 1725-1743](#) 1994
3. [MC·里·克勒夫斯](#) [《印尼现代史》, 第六版](#) 1998
4. [维克托·珀塞尔](#) [《东南亚华人》\(第二版\)](#) 1981
5. [陈建安; Tan Kian An](#) [对华人的大屠杀](#) 1958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nyyj200404017.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nyyj200404017.aspx)